

东野圭吾

禁断的魔术



南海出版公司

禁断的魔术

〔日〕东野圭吾 著 张北辰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禁断的魔术 / (日) 东野圭吾著 ; 张北辰译. — 海

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9.1

ISBN 978-7-5442-9414-0

I. ①禁… II. ①东…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028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7-113

KINDAN NO MAJUTSU by HIGASHINO Keigo

Copyright © 2015 by HIGASHINO Keig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2015.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HIGASHINO Keigo,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ardor-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禁断的魔术

〔日〕东野圭吾 著

张北辰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倪莎莎

装帧设计 陈绮清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x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58 千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9414-0

定 价 49.5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禁断的魔术

吉冈看了眼手表，刚过夜里十一点。在目送大厅里为数不多的客人陆续回家后，他看向身旁的电脑。

东京高级酒店的夜晚是很漫长的，营业部门夜班的上班时间是晚上十点，但除了要为客人办理入住手续，还有一些琐事，所以就算到了午夜十二点，仍在办理入住手续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入住的客人中不乏一对对春心荡漾的情侣，吉冈对接待他们并没有什么不满。

今天对于情侣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有的是在哪里吃完了豪华晚餐，微醺之后来到这里的，有的是男方提出邀请，然后按照作战计划成功地把女方带到这里的。这些幻想在吉冈的脑中不断膨胀，让他乐不可支，但这种好奇心当然不能表现在脸上。

酒店玄关处的自动门开了，一个女子独自走了进来，看上去年龄在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穿着合体的套装，稍有些短的裙子让人难免有些非分之想。

作为女性，她并不高挑，但漂亮的瓜子脸上有一双大眼睛，眼角略微上翘。

吉冈立刻想起这个女子曾来过几次，自己也为她办理过两次入住手续，但她第一次和第二次用的名字不一样。

“我姓山本。”女子小声说道。

又变了，吉冈思索着，她前两次来都没有用过“山本”这个姓氏。他没有让心里的疑惑显露在脸上，不动声色地操作着电脑。

“山本春子小姐是吧？”

“是的。”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入住本酒店的商务套房一晚，没错吧？”

“没错。”

“感谢您的光临，请在这儿填写资料。”吉冈说着，拿出房间的钥匙卡。

女子拿起圆珠笔，写起住所、姓名等资料。她用的是假名，住所八成也是瞎写的。客人要是都这么做，顾客资料里虚假人物的数据又要增加了。

吉冈若无其事地看了一眼女子，不禁吃了一惊。女子的脸几乎没有什么血色。在吉冈的印象里，她以前来的时候，皮肤很白皙，今晚却脸色灰暗。

女子填写完资料，吉冈发现这次她填的住所又变成了千代田区。

“山本小姐，请问住宿的费用您是刷卡支付还是现金支付呢？”吉冈问了一个答案显而易见的问题。

“现金。”女子作答后打开手提包，从钱包中取出现金放在了柜台的托盘上，“这些钱足够了吧？”

吉冈把钱拿起来数了数，万元钞共有十三张，女子预订的是十万日元一晚的房间，作为订金足够了。可能是积累的经验让她对酒店的房价有所了解。

吉冈一边说着客套话，一边处理入住流程。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为您准备的是1820号房间。”吉冈把装有钥匙卡的硬纸夹放在了柜台上，“需要我陪您到房间吗？”

女子婉拒了吉冈，伸手去拿硬纸夹时，忽然眉头紧皱，接着闭上了眼睛，好像身体的某个部位疼痛难忍。

“您不舒服吗？”吉冈问道，“您没事吧？”

女子挤出微笑，点了点头。“啊，没关系的。”她随即把硬纸夹拿了起来。

“请您放松地享用房间和其他服务。”吉冈边说边低头行礼。抬起头的时候，女子已经走到电梯间了。

明天早上，她也会一个人到前台来吧，然后办好退房手续，头也不回地走出酒店，但那房间里未必只有她一个人住，夜半时分谁会去造访呢？这就与吉冈无关了。

又有客人出现了，一个实业家模样的男人走近前台。吉冈转向他，恭敬地点头致意。

“麻烦的大巴到门口了，咱们走！”身为前辈的服务生拍了一下松下的后背，松下随即快速走向酒店正门的玄关。

从停在酒店门廊的大巴上走下来的，几乎都是来自外国的观光客。

车身下方专门用来装行李箱的地方塞满了巨大的旅行箱包。松下等人的任务是把这些东西搬进酒店。当然，这些工作不是全部。离给客人办理入住手续还有一段时间，现在需要将全部行李井井有条地搬运到一个地方保管。如果行李箱数量少，倒没什么关系，但几十个行李箱光是找地方放就很费劲，还要注意不打扰到其他客人。

“真受不了，这些家伙为什么来得这么早，现在还不到一点呢。”前辈一边给安置好的行李罩上网子，一边发着牢骚。

这边的工作告一段落，准备回到原处时，松下恰巧路过前台，听到一个资历较老的前台职员叫了他一声。“能过来一下吗？”

“什么事？”

前台职员看起来像是在往哪里打电话，随即把紧握着的听筒放回到座机上。“去 1820 号房间看一下状况好吗？”他说道，“都这个时间了，客人还没有来退房，打电话也没人接。因为客人付了订金，应该不会没办退房手续就走。”

这家酒店的退房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已经过去将近一个小时，确实有些奇怪。

“是男客人吗？”

“不，当时来登记的好像是一位女客人，因此，还得请你慎重一点。”

“我明白了。”

拿起酒店的万能钥匙，松下向那间客房走去。1820 号房间是商务套房。走到门前，松下先按响了门铃，等了一会儿，没听到屋内有任何回应。他又敲了敲门，不出所料，还是没有回应。

只能用最后的办法了。“我进去了！”松下打了声招呼，拿出万能钥匙，插入钥匙孔。

门开了，松下小心地走了进去。起居室里没有人影，餐桌上放着啤酒瓶和两个玻璃杯。两个杯子里的啤酒都还剩大约半杯。

卧室的门紧闭着。松下走到门前，先敲了敲门，还是没有回应。考虑到女客人有可能还在房间里熟睡，他做了个深呼吸，稍提高音量说道：“对不起，打扰了。”

松下打开卧室的门，一边说着“失礼了”，一边把头探进房间扫视。

一瞥之下，松下吓了一跳。他原以为房间里没有人，却看见一个女子仰面躺在加大双人床上，身上穿着衬衫和裙子。

松下感觉到惊讶，已经是几秒钟之后的事了。

床罩被一片鲜红浸染。松下愣了好几秒才意识到，这令人胆寒的大量鲜血是从女子下半身流出的。女子穿的长筒袜也被染成一片鲜红。

松下过了好一会儿才恢复意识，在这个面色苍白的女子脸上，还能隐约看到她的双眼微睁，却让人再也感受不到一丝生机了。

松下的脑子乱成了一锅粥，到底该怎么办？他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一直呆站在原地。就在此时，他放在上衣内兜里的新手机振动起来。他颤抖着掏了出来，手机差点掉到地上。

“喂……”松下勉强挤出这个字。

“喂，松下，情况怎么样了？”是那个前台职员，语气还挺悠闲。

松下深呼吸，然后把现场的惨状一股脑说了出来：“大事不好了！客、客人被杀了，在、在床上……被刺死了……”

帝都大学理学院历史悠久。迈入这幢大楼的瞬间，古芝伸吾感到空气的味道都变得与众不同了。这当然不是指楼里散发的霉味或灰尘的味道，而是似乎飘溢着一股特有的有格调的芳香，让人联想起古老的博物馆或是美术馆。不过，这颇显陈旧的墙和地板，还有天花板上的伤痕和污渍，或许也会使人产生这种错觉。

从前方走过来两个学生，都明显比伸吾年长，正认真地探讨着什么问题。擦肩而过时，他们也没瞥伸吾一眼。可能是在争辩一个学术性很强的论题吧，伸吾想。在这里，任何人看起来都像是优秀的科学家。

爬上楼梯，步入走廊，不一会儿要找的那扇门便出现在面前。一块写有“第十三研究室”的门牌映入眼帘。门上挂着一块去向告知板，由此可知，伸吾想要见的人应该就在室内。

伸吾做了个深呼吸，随即推开门，首先看到的是一张操作台。台面对面有两个人，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人面对操作台，旁边站着

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伸吾看不到二人的脸。

“对不起，打扰一下……”伸吾客气地打了个招呼。

学生模样的年轻人闻声转向伸吾，而那个穿白大褂的人只是稍微扬了扬手。

“稍微等一下啊，按顺序来。”他的声音低沉而具穿透力，萦绕在伸吾的耳边，勾起了伸吾对往事的回忆。

伸吾进入房间，关上门。他默默地站着，倾听二人的交谈。那个年轻人似乎在接受指导。

“总之，这样的错误以后要多加注意。不管是多么简单的计算，一定要自己去验证，确认结果是不是和已有的一致，不要让别人研究结果左右你的结论。”穿白大褂的人严厉地教育着学生。

学生一边说着“我知道了”，一边不住地点头回应，然后垂头丧气地走出了房间。

目送学生离开，伸吾看向穿着白大褂的背影。“那个……”他嘟囔道。

“你是第五个。”穿白大褂的人张开五指，“我跟别的学生也说过，研究报告的提交期限不能变更，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们。”

“研究报告？”伸吾挠了挠头，“那……是……什么……”

“不是为这事吗？”穿白大褂的人迅速把椅子转向伸吾。他原本神情严肃，但在见到伸吾的瞬间，他好像卸下了防备，表情缓和下来。“哦……”

“汤川老师，好久不见。”伸吾露出笑容，低头行礼。

“你……好像是……”穿白大褂的人——汤川，伸手指向伸吾，“古芝，对了！你是古芝伸吾。”

“是的！”伸吾激动地答道。不仅是姓氏，汤川连名字都记得这么清楚，这让伸吾十分高兴。

“真是好久不见。怎么到这里来了？啊……该不会是……”

伸吾一边说着“对”，一边重重地点头。“托您的福，我通过入学考试了，考上了工学院机械工学系。”

“是吗？”汤川隐藏在镜片后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那真是太好了，恭喜你！”

汤川起身走向伸吾，伸出手来。伸吾在牛仔裤上擦掉掌心的汗，握住了汤川的手。

“那应该是一年前的事了吧？”汤川问道。

“是的，是高中春假期间，所以是一年多之前吧。我一直想找机会和您联系，但是……”

“无所谓，考前复习肯定也很忙碌。对了，那件事后来怎么样了？有新人加入社团吗？”

“有两个人加入了，听说今年又有一个一年级新生加入。”

“那真是太好了！这样一来，社团暂时摆脱了解散的危机。”

“总算摆脱了危机，多亏了汤川老师您呀。”

“我也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主要还是靠你的努力。”汤川微微摆了摆手，转向操作台，“有时间吗？我给你冲杯咖啡？不，

还是去学生食堂吧，我还没吃午饭。”

“不用了，很遗憾，我要去打工了，在一家家庭餐馆。”

“兼职吗？从白天就开始？”

“一般都是晚上，但今天是星期六。”

汤川一边嘟囔着“这样啊”，一边微微点头。“你还是一如既往地辛苦啊。”

“还行吧，我记得以前曾对您说过，我们家全靠我姐姐挣钱养家。”

“你姐姐……好像是说过。”

“我还能再来找您吗？”

“当然了，随时欢迎。下次我们可要好好聊聊。”

“我会在不打工的时候来。”

“嗯，就这么说定了，手机号没变吧？”

“没有。那我先告辞了，打扰您了。”伸吾鞠躬道别，朝门走去。

“古芝！”汤川忽然唤道。

伸吾驻足，回头向汤川看去。

“欢迎你来帝都大学。”汤川说道，“加油啊！”

“是！”伸吾掷地有声地回应道。

伸吾从理学院大楼走出来，长舒了一口气，身体仍有些发热，可能是因为紧张感还没完全消退。能和许久不见的恩人交谈，自然非常兴奋。

那位物理系的副教授，是和伸吾同一所高中的前辈，说起来，

二人年龄相差二十多岁，算是伸吾的老前辈了。

认识汤川的契机，是伸吾主动写了一封信。当时，在高二第三学期^①结束前，伸吾很焦虑，因为他所属的社团在三年级学生毕业后就只剩他一人了。

这个社团叫“物理研究会”，是一个以各式各样的物理实验为乐、所谓“科学宅”聚集而成的团体。近年来几乎没有新人愿意加入了。

等到四月，学校就要迎来新生。如果能想出对那些新生而言极富吸引力的创意，或许能吸引一些有意加入的人。伸吾为此不住地思索着。但是，好的点子并没有在他脑中闪现。不，就算有点子，也没有预算。伸吾去找担任社团顾问的老师谈这件事，对方只是一脸为难，提供不了任何帮助。

被此事困扰了很长时间后，伸吾想出向 OB^②求助的办法。他翻查 OB 名册，寻找有能力帮助他的人，但光看名字和地位，不可能知道谁会向他伸出援手。最后，他只能把诉说社团窘境的信息寄给每一位能联络到的 OB。

令人满意的答复却怎么也等不来，不仅如此，很多信因为收件地址不明被退了回来，看来这老古董一样的名册实在靠不住。

当他想要放弃时，信中留下的那个电子邮箱里收到了一封

① 日本的学校一般是四月至翌年三月为一个学年。四月至七月为第一学期，九月至十二月为第二学期，翌年一月至三月为第三学期。各学期后分别有暑假、寒假、春假。

② Old Boy，特指男校友，也多指曾在学校参加过社团活动的毕业生。

电子邮件。对方的域名让伸吾瞠目结舌，居然是赫赫有名的帝都大学。

发出这封邮件的正是汤川学。读完邮件，伸吾有一种仿佛在无尽黑暗中觅见一缕光的感觉。邮件中写道：“为了让物理研究会摆脱解散的危机，愿意倾力相助。”

三月上旬的一天，汤川终于来到母校。他外表沉静，肌肉紧实，全身散发着朝气。伸吾听闻汤川在高中时代是羽毛球社的成员，以前总是想象汤川应该是个年纪更大且与运动绝缘的人，今天见到他，伸吾感到很意外。

汤川为吸引新生准备了多个演示，每一个都极具吸引力。伸吾选择了其中一个利用电流和磁场的实验装置。伸吾认为这应该是最具视觉冲击力的装置，但制作困难，预算也相当高。针对这些问题，汤川及时伸出援手，将大学中闲置的设备和器材借给了伸吾。

高中一放春假，伸吾便正式开始了制作。汤川几乎每天都会来帮他，传授各种各样的技巧和秘诀。虽然伸吾对自己的科学天赋抱有强烈自负，也因汤川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叹服不已。和汤川在一起时，灵感会像连珠炮般涌现。有时，由于某些科学理论太难以理解，伸吾产生过想放弃的念头。每当伸吾表现出退缩之意，汤川便会用很少见的严厉口吻批评他。

“所谓放弃，应该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做的事，世界上没有你们这些年轻人无法理解的事。只要放弃一次，就会滋生放弃的

习性，原本可以解决的问题也会变得无法解决。”为了让伸吾能理解这些难点，汤川不厌其烦地为他讲解。

这个人不论是作为一位科学家，还是一个人，都是最杰出的，伸吾心生叹服。

装置制作完成后，伸吾进行了实验，又接受了汤川的建议加以改良。春假后半段，装置已经呈现出近乎完美的形态，随时可以启用。伸吾对这一作品十分满意，汤川也给予褒奖：“即便是我的学生，也不可能做得这么完美。”

那天晚上，为庆祝装置顺利完成，伸吾邀请汤川来自家做客。虽说是“自家”，也就是伸吾和大他九岁的姐姐同住的一间公寓而已。母亲在伸吾很小的时候就病逝了，父亲也在他中学三年级时因事故去世。从那以后，姐弟俩的生计就落在了姐姐秋穗的肩上。

秋穗特意准备了寿喜烧，汤川带着一副很不好意思的表情吃着锅里的肉和菜，喝着啤酒。秋穗与汤川举杯同饮，看起来也十分高兴。在家里宴请客人，自姐弟二人相依为命生活后，这还是第一次。

啤酒喝空几瓶后，副教授谈兴渐浓，开始滔滔不绝地畅谈起来：科学的历史、宇宙、未来……话题极为丰富。伸吾听得入神，没有一丝厌倦，这样的场景让亡父的昔日音容浮现在他脑海中。

伸吾极为尊敬父亲，在重型机械制造厂担任工程师的父亲惠介经常把“掌握了科学的人就能征服世界”这句话挂在嘴边。